

菩薩思想的研究(上)

神林隆淨著

許洋主譯

佛曆二五二八年十一月初版

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66

(全一百冊)

版權
所有
翻印

定價：新臺幣捌萬元正

本書作者：神林隆淨

本書譯者：許洋主

主編：藍吉富

發行人：朱蔣元

出版者：華宇出版社

社址：台北縣中和市景平路二五九巷二四號二樓

電話：(〇二)九四二六六七四・二四七七三七二

郵撥：〇〇一七六二五—三號朱蔣元帳戶

行政院
新聞局
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

出版前言

本書爲日本神林隆淨所撰，成書於一九三八（日本昭和十三）年，原書之日文名稱爲：「菩薩思想の研究」。

菩薩思想爲大乘佛教的原動力，也是大乘佛學的核心。如果口稱信仰大乘，而內心對菩薩思想盲昧無知，則其信仰必極易流於迷信。因此，對菩薩思想的內涵、淵源與發展，是每一位大乘佛教徒所應該注意的。本書取材兼顧南北傳佛教文獻，並從部派佛教論述到各種大乘經，對菩薩思想的整理，相當周詳。很能滿足一般大乘佛教徒的需要。

原作者之撰述此書，恰在日本對亞洲各國發動侵略戰爭之時。從本書的措辭來衡量，作者似乎是一個具有「大日本意識」的沙文主義者（Chauvinist）。書中

偶而也會用菩薩思想來使日本的對外侵略事件合理化。這種對菩薩思想的立意曲解，讀來頗爲使人厭煩，因此在付印之前，我們（編輯部）曾作若干刪削。這是必須向讀者聲明的。

作者神林隆淨（一八七六—一九六三）博士，爲日本新潟縣人，東京大學哲學科畢業，並曾在德國史特拉斯堡大學研究，回日本後出任大正大學教授。

譯者許洋主小姐，台灣高雄人。東海大學歷史系、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。曾在新竹譯經院任職多年，所譯英、日文佛學著述頗多，爲專業的佛典翻譯家。

譯者序

翻譯「菩薩思想の研究」是出於偶然的機緣。

有一年，譯者在東京做短暫的逗留。在那期間，曾去拜訪在大正大學研讀佛學的照慧法師。照慧法師與兩位日本比丘尼共住。日本的男僧娶妻食肉是很普遍的現象，就是女尼也一樣葷食，雖然沒有嫁作人婦。和照慧法師共住的兩位日本比丘尼，據說是日本絕無僅有的素食者。就在那次訪問中，我看到她們書架上擺着一本神林隆淨著的「菩薩思想の研究」。當下菩薩二字使我立即心動，於是把它拿下來翻一翻。然而，看到該書的定價，我全部的思潮即告一時停滯。真的，想做學問的人必須具備多種條件；擁有足夠的阿堵物是其中之一。

在離開這幾位法師的住處時，我留下這樣的話：「照慧師，下次您回台灣渡暑

菩薩思想的研究

假時，如果可能，請您爲我向日本尼師借這本「菩薩思想の研究」，並帶回台灣讓我影印（那時候，日本大學內的影印費是每一張相當台幣五元，影印一本書有時反而比買一本，花錢更多）。幾個月後，照慧法師果然返台渡假，並且不負所託，把「菩薩思想の研究」送到我手上，令我感動不已。

有了這本自己喜歡的書後，就一面看一面譯。翻譯完畢，發覺自己筆跡潦草，但已懶得再謄寫一次，也沒有適當的助手幫忙重抄，因此把全部初稿擺在抽屜。兩年多過去了，直到今年暑假，友人林秋鴻小姐由高雄到台北做兩個月的停留，我乘機麻煩她替我把「菩薩思想の研究」譯稿重新抄寫。她也不負所託，完成了這份意外的公差。

菩薩是發目大悲心，以大智慧爲引導的利他行者。對菩薩而言，利他的完成就是自利所在；自利含於利他之中。根據經典以及專家學者的研究，我們對菩薩可以得到這樣的瞭解與認識。既然菩薩是悲智雙全的利他行者，則菩薩對人類社會實在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。菩薩越多，社會越能安和樂利。人人皆爲菩薩之日，相信就是極樂淨土或大同世界實現的時候。

從借「菩薩思想の研究」一書到此書出版，經過數年，其間獲得好幾位人間「菩薩」的協助，在此一併致最深的謝意。但翻譯之間，錯誤在所難免，這部分應由譯者完全負責。同時希望高明不吝指正。

最後對五位妹妹表示感謝。母親往生後，她們分擔照料父親的工作——這也可說是菩薩行的一種吧——，譯者因此才能悠哉悠哉地看書寫字。菩薩給人的助益真是不少，但願有朝一日也能躋身於此一行列中。

譯者 許洋主

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七日

緒言

向來日本的佛教學者顯然採取闡明各宗派存立意義的態度，但德川時代末期出現新趨向：對佛教教理做批判性的研究，對教義重新認識。明治末期時代，佛教思想的原典研究以及思想發展史上的研究很盛行，其餘波存續至今。進入昭和時代後，則注意到佛教的實踐方面。即學者不以爲佛教是學術研究的對象，他們已注意到如何把佛教的教義應用於人類的實際生活，俾有益於國家和社會。老實說，筆者着手於本研究，也是注意佛教的實踐方面的結果。

又另一方面，去年中日事變爆發以來，日本有必要對各方面再加以檢討，尤其在思想信仰方面，再檢討與日本民族的精神生活有密切關係的佛教，相信是急務中的急務。

從來，佛教各宗個個獨立，彼此間完全沒有思想上的聯絡，近來，也只藉佛教聯合會保持外表的連繫而已。現在已到了，對外或對內，日本佛教各宗都必須團結一致、以發揮佛教真正的價值的時候了。各宗的團結一致不是只有表面上的聯合，而必須在精神上密切關連。因此，把握日本各宗的共同想法，在此際，是極緊急的事。日本佛教各宗都是一乘教，都致力於成就佛的一乘道。修菩薩行是成佛的必要條件。向來的佛教學者雖力說、研討有關成佛和往生淨土的教義，但對實現成佛或往生淨土的第一步菩薩，並未深入地注意。佛教的教理高遠幽邃，但一步一步向目標前進的步調很紊亂。這是日本佛教不振的最大原因。在日本雖有經典佛教存在，但對作為宗教的佛教是否有很大的作用，不得不懷疑。

菩薩是大乘佛教的具現者。日本若沒有從事菩薩行者，大乘佛教就會變成沒有精神生命的東西。大乘佛教沒有生命而只有遺骸。其遺骸雖可成為迷信者的崇敬的目標，但對任何人的生活都沒有助益，它可說是國家最無用之物。於是日本佛教徒必須發揚菩薩思想，使經典佛教成為實踐的佛教。藉著菩薩思想的發揚而離脫宗派之見，和融協調，團結一致，響應於促使世界永恒和平的國策，充分發揮日本佛教

的特異之處，這才是我們佛教徒對國家最大的義務。

菩薩是大乘佛教的實踐者、具現者。沒有菩薩就沒有大乘佛教。日本在思想方面，對世界引以為榮的是佛教。佛教的發祥地是印度。但日本各宗的組織所建設的，不是印度的佛教，而是日本的佛教。為日本民族的心靈所完全吸收的是佛教。所以，研討日本的菩薩雖是筆者當前的目的，但不得不照順序先研討佛教的發祥地——印度——的菩薩思想。

首先着手研究印度佛教的菩薩思想的，是荷蘭萊頓大學的日本學教授 J. Ra-inger。他在西元一九二六年，發表一篇有益的研究論文，該論文稱為「十地經與菩薩地」。他搶先從事這方面的研究。Har Dayal 在西元一九三一年發表他的精心巨著「菩薩的教義」。前者的研究對菩薩思想的資料提供適當的指示，而後者的研究是周密鑽研菩薩行目——三十七菩提分法和六波羅蜜等——的成果，其貢獻也很大。其後約十三年，即昭和五年（西元一九三〇），菩薩思想的研究上不可或缺的「菩薩地」的梵語原文第一編，由荻原博士刊行，接着又在昭和十一年刊行第二編，同年大正大學講師近藤隆晃也刊行「十地經」的梵語原典。筆者能着手研究菩

薩思想，實際上，是由於諸先輩提供這些貴重資料。

菩薩的研究範圍很廣，大致分別起來是：第一菩薩思想的起源，第二菩薩的種別，第三菩薩思想。其中，關於第一的菩薩思想的起源，Har Dayal 在其著作「菩薩的教義」第二章多少觸及。關於第二菩薩的種別，沒聽過有人發表這類的論著。關於第三菩薩思想，相信最早做這方面的研究是本書。

關於菩薩思想，可從印度、日本、中國、中亞等地蒐集資料，再加以研究，但筆者只以「十地經」和「菩薩地」爲主要資料，再就與此直接或間接有關的資料進行研究，說起來，這樣做也只能多少補足 J. Rander 的研究而已。昭和十一年，謄寫「菩薩思想的研究」給二三位師友，希望得到他們的批評與指教。這時，在有關菩薩的研究資料及其範圍的方面，得到姉崎師極其有益的指教，又蒙宇井博士告知菩薩思想的起源在於「本生談」。爾來孜孜研究；但才薄學淺，到底不能達到他們的期待，心中甚覺慚愧不安。但照師長的指教和宇井學長的建議，本論文一改過去的謄寫版；至於章節，去除一些，也新加一些；文意上也有變化；全書面目一新，乃是事實。

池田學長惠予有益的研究資料，在此謹向他致最深的謝意。又本書刊行之際，蒙豐山派教育財團理事會賜予許多補助費，筆者內心也非常感激。印刷時，奧村眞夫費力周旋，在此一併致謝。筆者因本書未能提出充分的成果，而覺得愧對師長和知心朋友，若本書能對學術界有些許的助益，則筆者必喜出望外。

序說

佛教本是釋尊的宗教。但至今它已成為人類共有的宗教，尤其是東亞大多數民族的宗教。佛教的研究不可止於議論的遊戲。佛教經典是我等民族的精神糧食，對它需要加以仔細的閱讀和嚴正的批判。

佛教有小乘與大乘之異；小乘佛教現在只存於錫蘭，在其他東亞各國都奉行大乘佛教。大乘佛教的目的所在，是成就如佛陀即釋尊那樣偉大的人格。釋尊成佛以前，生生世世之間，修行六度萬行，積集功德，努力精進於人格的陶冶。修行期間的釋尊，稱為釋迦菩薩，佛教的菩薩即起因於此。小乘經典大半記述釋尊的弟子，尤其是釋尊在世時，接觸到釋尊和謁的態度，被他說法的聲音所教化的弟子修行的教綱，而大乘佛教所記載的是釋尊為菩薩，即為達到如釋尊的覺位而努力精進修行

的人，所開示的教法。換言之，大乘經典所指示的是菩薩的修行與教綱。

不可以爲佛陀是神祕的存在。不可以爲他和人類遠隔、是自天而降的大聖世尊，而應視他爲人類最高理想的實現者。向人類最高理想強行精進的就是菩薩的修行。所以，大乘佛教的盛衰消長，不可根據信徒和尚塔伽藍的總數而判定，但從有無修菩薩行者可以卜知。然而，現在的大乘佛教，不論那一宗派，都不提倡菩薩行，很令人寒心。在這種狀態中的大乘佛教，能說具有存在的意義、完成指導人心的大任嗎？大乘佛教的形骸雖可說還儼然存在，但其生命已消失，佛教界對這種評難也無能辯明。

然而，退而檢討大乘佛教何故如此不振時，發現菩薩行誇張記載於經典，也確實是其原因之一。我們人類的實際生活和菩薩的修行，遠隔有如霄壤，因此菩薩成爲神祕的存在，和我們人類幾乎處於絕緣的狀態中，我們只有仰視他的妙相端嚴、讚仰他的神秘力。菩薩的修行與我們人類的實際生活相差太遠，以致徒使菩薩成爲我們崇拜讚仰的對象，而菩薩行成不了我們人類的精神糧食。

因循傳統舊例、一切形式化，釋尊的希望與理想消失，只有他的形骸

被迫慕憶念，這不就是現代的大乘佛教嗎？釋尊的理想如何；釋尊在到達佛陀的覺位前如何修行；釋尊的人格如何依據其修行進化改善；其修行是否如經典所記載，極其困難，我等人類畢竟難以成就；又菩薩是否僅釋尊一位，除他之外無別人；菩薩修行的階位如何；考察解決這些問題乃是研究的目的。總之，追究研討大乘佛教衰蔽的原因，是重要的目的。

筆者認為佛教不振，乃是因為把釋尊之教極度神聖化，並提高到人類難以修行的地步，結果釋尊的教法與人類的日常生活遠隔，未能成為精神糧食，而只化為神聖的壇上佛教。

菩薩行至難，主要在於修行階段複雜，需要長期修行，與人類一般生活相差太遠，終於大乘佛教成為讀誦經卷的宗教，而不是可信奉、實修、仔細閱讀的宗教。日本佛教各宗的祖師先德着重於往生成佛，自己也是實踐者、體驗者。佛教各宗宗派色彩鮮明處在於往生成佛的手段與方法的差異，但各宗派對達到往生成佛的菩薩行，並未有深加研究的傾向。

大乘佛教以菩薩行為根幹。大乘佛教各宗派都以同一方法實踐菩薩行。各宗因

宗祖對釋尊一代說法的見解與着重點不同，所以有修行難易的不同。但在把釋尊的教法看做大乘菩薩的修行時，應把菩薩行的要目穿插於任何簡易的修行中。各宗各派在明示、發表菩薩行時，找出一致共通之處，而團結成一體，努力完成促進世界和平的重任。佛教因此而復活，我等東亞民族也因此而開始生活於釋尊真正的理想中。

日本現狀的各方面都有必要再加以研討，佛教正是其中之一。再研討的目的是爲了除去舊有的陋習，對人類共同的文化有所貢獻。不使佛教成爲一種因襲的信仰而毫無意義地存續着，努力使佛教有助於喚起人類精神的新生，相信這是今後佛教研究者的最大任務。佛教的教義不是概念的集合混成，一個人或一個團體在身心上把它修行體現出來，在此大乘佛教存立的意義才開始顯現。在重新研討佛教時，對佛教在指導當前的人心上有害無益的部分可加以廢除，但要特加注意，不可對其全體給與致命傷。再研討佛教的目的只在於去除其障害以促進大乘佛教的再興。

佛教再研討的方法，首先是在學術上再認識佛教。佛教在二千五百多年漫長的歷史中，成爲幾億萬人的精神甘露，對人類文化有極大的貢獻。不得不承認：在其

間，有許多不同或不純的成分攙入佛教。可知佛教最重要的目的是：在把那些不同或不純的部分除去，找回真正的佛教時，獲得真實的知見。這真實的知見才是佛教的眞生命。現存大乘佛教的經典所說的，就是種種自己體得這眞實知見或把它指示給他人的方法。

佛教經典中的不同或不純成分，或對某個時代有幫助。但有時也必須毫不吝惜地把已成爲無用長物的部分去除掉。自己以爲無用，但大眾認爲必要的部分，還是應該保存。這是再研討者應慎重的地方。

這樣說來，佛教應如何再加以研討呢？那要眞正了解處理佛教資料的方法才行。在漫長的期間，歷史自有取捨選擇，因此在重新研究之際，如果發揚那必要的部分，則其他自然不會爲人所理會。

日本自建國以來，即廣求世界文物，並且加上自己的國風民情加以改造變革，日本人天賦有這種技能。就佛教而言，佛教諸宗也是因爲順應日本的國風民情，才能存續，否則就衰頹。在日本，某個時期形成的宗派，其教學迄今尚爲佛教的中心思想，在學問上決不能等閑視之，但也有些宗派呈現有名無實的光景。爲什麼會這